

國潮文創N+1種可能



黛西札記
李夢

跨年夜，在珠海金灣藝術中心，欣賞中國東方演藝集團的得獎舞蹈詩劇《只此青綠》，全場滿座，謝幕時掌聲歡呼久久不絕。編創團隊以北宋王希孟青綠山水傳世名作《千里江山圖》入題，以當代故宮研究員與古代畫家穿越時空的互動為主線，徐徐展卷，將中國古代繪畫、篆刻以及書法的風韻與意境，鋪展在觀者眼前。

散場後，不少觀者在劇場外選購舞劇周邊文創產品，現場所見，有同名書籍、舞劇配樂黑膠唱片，還有諸如冰箱貼、環保袋等各類實用品，亦展出不少小朋友臨摹《千里江山圖》的可愛畫作。依《只此青綠》全國巡演的熱度來看，文創產品的開發尚有很大潛力，從筆記本、文件夾和絲巾的設計製作，到NFT藏品，再到與汽車乃至房地產品牌的聯名合作，「青綠IP」如若開發得宜，應可吸引不同年齡閱歷乃至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

這些年，國潮正熱，曾經被視作「傳統」乃至「不合時宜」的意象或是元素，經過當今一眾藝術家和創意人的「再打造」，已成為備受青年一代追捧及喜愛

的時尚新潮。Nike等國際鞋履品牌固然銷量不俗，幾十年前中國學生幾乎人人愛穿的「回力鞋」和「飛躍鞋」，如今遠銷法國等歐洲國家，成為彼處時尚青年的心水之選。樂高等外國玩具品牌固然全球走紅，國人自主開發的木拼圖同樣備受大小朋友好評。如香港星光集團研發設計的JIGZLE木拼圖產品，其中不少以中國古代城市風貌、建築乃至生活場景為題，選用環保木材，以中國傳統建築常用的卡榫方式組裝，不論作品主題抑或拼接方式，都能讓用戶體驗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美學與趣味，可謂國潮與文創的一次恰到好處的結合。

國貨熱銷，國潮湧動，對於文創業界來講，實是難得，除了順勢而為之外，文創從業者也應思索「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和路向。

潮流，每每來去匆匆，風頭正盛時，皆大歡喜，可若年輕消費者口味改變、潮流轉向時，國潮文創找到自己持之以恆的發展路徑，包括創意人才的輸入、上下游的暢通以及善用互聯網自媒體等，便顯得尤為重要。美國百老匯歌劇舞《西城故事》常演六十年，自有其成熟運作的一套邏輯；《只此青綠》還有其他中國出品的文創IP，也應找到自己的邏輯。

▲木拼圖《老北京》。



清甜素雅「菜頭丸」



客居人語
姚船

俗話說：「冬吃蘿蔔夏吃薑。」可見在寒冷的冬天，蘿蔔是普遍而有益的食材。蘿蔔白白胖胖，能清熱化痰去膩，消食開胃。配合其他食材，可炒、可煎、可燉，也可作湯，且價錢親民，藥食同源，難怪成為不少家庭餐桌上常見的菜餚。

不是嗎？蘿蔔切條，加上芹菜和肉絲小炒，清爽可口；炆牛雜或單純牛百葉，少不了放入蘿蔔平衡味蕾；燉羊肉，有了滾刀切的蘿蔔，去腥提味，更勝一籌……在廚師和主婦的巧手下，平凡的蘿蔔變得討人喜愛。

在潮汕地區，白蘿蔔被潮州人稱為「菜頭」。不知是因為個頭大，還是在蔬菜類中名列前茅而得此名。總之，從古至今，延續下來，潮州人就是這樣稱呼和書寫它。

韓江三角洲的沖積平原，造就潮汕地區物產富饒，人傑地靈，除了潮菜名聞遐邇，特色小食也多不勝數。逢年過節，眾多禮品登場亮相，拜神祭祖，祈求平安，懷念先人，好不熱鬧。尤其是農曆新年，家家戶戶都少不了製作紅桃粿、甜粿和菜頭丸。

這「三棵」，寄託人們心頭樸實的願望。送舊迎新，新桃換舊符，紅紅火火過新年；甜甜蜜蜜迎新春。至於「菜頭」，因為與「彩頭」諧音，祈望一年伊始，拿個好彩頭。

合家歡聚，圍爐吃團年飯，在豐盛的魚肉席上，不少家庭還會加上一味特殊菜式，那就是——菜頭丸。潮州話中，丸和圓同音，菜頭丸的寓意不言而喻。

菜頭丸的製法與菜頭粿類似。菜頭粿像倒扣的碗，呈半圓形，手掌彎曲，差不多能蓋住，

而菜頭丸則小得多，如乒乓球般大小。菜頭粿一般會加料，如花生、臘肉和冬菇之類提香的配料，但菜頭丸基本是菜頭和少量粘米粉。

菜頭去皮，刨成小絲，雙手合掌，擰去多餘水分，緩慢加入適量米漿，直至黏稠可以成型，然後捏起一小撮，搓成圓形，放入盤中，一粒又一粒，整齊排列，置蒸籠中蒸熟。出爐時，一個個嫩白，煞是可愛，隨着氤氳，一股清香撲鼻而來。

除夕晚上，一家人圍桌而坐，桌子中央放一個銅製的「轉爐」，轉爐狀似一個高腳酒杯，中間的圓筒放入幾塊燒紅的木炭，四周的圍槽中盛着預先煮好的食物，有豬肉、魚丸、魷魚、白菜粉絲等各式各樣隨心所欲的東西。湯水沸沸揚揚，再放入幾粒菜頭丸。菜頭丸吸飽湯汁美味，用筷子夾起放在湯匙上，輕咬一口，一股清甜隨熱氣在口腔中迴盪，好不愜意。

有的人家會把蒸好放涼的菜頭丸在鍋中油炸，待表皮呈金黃色撈出。這時的菜頭丸顏色誘人，外酥內嫩，另有一番風味。這質樸素雅的菜頭丸，和手打牛肉丸與鮮彈魚丸一樣，在我年少的記憶中，留下深深的印記。

這些年在多倫多，我曾涉足的中式酒樓餐館中，菜單裏面都未曾出現菜頭丸，只有蘿蔔糕，類似現在潮汕地區也頗為流行、切片兩面煎的菜頭粿。有次，我們興致勃勃，決定買菜頭自製，結果忙碌了大半天，又是蒸又是炸，待嘗試時卻大失所望，這哪裏是記憶中菜頭丸的味道？

內子歸咎於食材，說超市蘿蔔來自亞洲，山長水遠，哪能和故土新鮮出土的相比？其實，故鄉的味道，不是任何地方都能複製出來的。

美好的東西，只能珍藏在腦海中。

做一個情緒穩定的中年人



人生在線
楊不秋

新年伊始，我和北京的閻密聊天，聊到彼此對這一年的展望。她說在二〇二四年，希望自己繼續學習情緒管理，特別是當自己和對方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努力做一個情緒穩定的中年人。果然是閻密，我們的想法竟然不約而同。

多年之前我和她初識之時，我們都是立場強硬有棱角，且十分不願妥協的人。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我們也因此而掙扎鬥爭，並不想與全世界為敵，卻還是不免渾身帶刺的同時身心俱傷。互相吐槽和安慰像是暗夜中的一小團篝火，讓我們抱團取暖，那是我們共同成長的一段歲月。在人生道路上，不同的年紀會體驗不同的風景。不知從幾時開始，我看到身邊那些更年輕、更意氣風發的同事和朋友，就覺得好像看到了當年的我和她。

一次工作聚餐時間聊，大家談到工作中的寶貴品質。我說，情緒穩定實在太重要了。領導說，這難道不是最基本的職場素養嗎？可見，情緒穩定已經是領導們判斷職場人是否成熟的硬指標。如果說年輕人還能仗着自己年輕氣盛，肆意不羈地表現自己銳意進取和闖蕩江湖的真性情，那麼作為一個已經在職場摸爬滾多年的中年人，如果還是不能展現出情緒穩定和處變不驚的做事態度，恐怕很難被上級認可，也難讓下屬心服口服。

說起中年人，曾國藩曾這樣說過，「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尚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中年人就在這樣一個有點特別而關鍵的人生節點，一路辛苦攀爬到了生命山峰的半山腰，努力再繼續向上，就能實現「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一不小心摔倒，也許一下子又跌回山腳下，時間和氣力也都浪費了。

情緒穩定，其實跟性格有很大關係。

有些人天生平靜不爭，不急不躁，喜怒不形於色，心瀾不顯於顏；有些人就比較容易受外界影響而多有情緒的起伏，也不加掩飾地表露於外。雖然大家站在不同起跑線，可是在主觀意識加持下，情緒穩定也可通過後天自我修煉而不斷進步以達成。

松浦彌太郎，被稱為「全日本最會生活的男人」，樣貌祥和親切，氣質安靜儒雅。他在文章中分享有關忍耐的切身體會和經驗：「聽說憤怒只能維持七秒。只要情緒控制超過七秒，怒氣基本消退掉。」他還說，忍耐就是理解。不是強迫自己去忍耐，而是以一種「只要自己稍加堅持，內心就能變得更加強大」的心態去面對。松浦的七秒法則其實很具操作性，在感受到自己情緒起伏的時候，把想說的話和想做的事都先放下，等七秒。

七秒的等候，看似微不足道，可是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來說，已經是邁向情緒穩定的扎實一步。

史前狂想



英倫漫話
江恆

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猛獁象、渡渡鳥這些滅絕的史前動物可以復活，會是何種景象？而出現這樣一幕，又究竟是好是壞？

英國古生物學家邁克·本頓在最新出版的《滅絕》一書，討論了這種可能性，他認為隨着反滅絕(De-Extinction)科學的不斷發展進步，讓滅絕的動物復活並非天方夜譚。他以暢銷書作家邁克爾·克萊頓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科幻小說《侏羅紀公園》為例，書中想像了一個科學家能夠讓恐龍復活的世界。醫生出身的克萊頓接受過生物醫學科學培訓，因此他意識到當時新的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技術正在徹底改變生命科學實驗室。PCR使分子生物學家只需要極小的樣本，就能夠非常快速地製備數百萬或數十億份DNA副本。這意味着PCR可能是一種擴增微量恐龍DNA、從而構建活胚胎的方法。

眾所周知，科學常模仿於藝術，上世紀九十年代發表的多篇令人鼓舞的科學論文，使克萊頓的靈感猜測似乎得到證實。尤其到了一九九六年，英國科學家伊恩·威爾穆特領導培育出世界第一頭體細胞克隆動物綿羊「多利」，展示了只需一隻母羊和足夠的DNA，就可以在實驗室中培育出哺乳動物幼崽，對於已滅絕的類似動物物種來說堪稱福音。但克隆技術很快暴露出局限性，二〇〇三年科學家試圖以此技術復活一隻歐洲比利牛斯山野山羊，該物種在三年前滅絕，最後一隻野山羊的細胞被冰凍在液氮中。科學家選用了野山羊的近親來充當「代孕母親」，儘管克隆羊出生幾分鐘後就死了，卻已是最接近真實的滅絕動物復活實例。

進入二十一世紀，基因工程技術成了復活滅絕動物的新希望，科學家使用基因編輯工具植入滅絕動物的基因中，再將合成後的雜交基因組植入「代孕母親」。如今基因工程師已經可以將耐寒基因插入植物中，使它們能夠在涼爽的條件下生長，該技術可適用於現代亞洲象。科學家們正在努力識別適應寒冷苔原氣候所需的重要基因，一旦確定，這些基因就可以插入亞洲象的基因組。若



▲《侏羅紀公園》系列電影以複製恐龍作賣點。

劇照

屆時能夠取得成功，意味着人們將再次看到猛獁象在苔原上雷霆奔跑。只不過從嚴謹角度講，牠並非真正意義上純種的猛獁象，而是一個經過基因改造、外形像各種猛獁的雜交亞洲象。

即便復活的猛獁象不夠純種，也足夠激起人們的豐富想像。至少在許多科學家眼中，這是拯救滅絕動物的良機。知名自然紀錄片製片人大衛·愛登堡爵士曾在《我們星球上的生命》裏指出，全球物種滅絕的速度比過去一千萬年的平均速度高出至少幾十倍至數百倍，並且仍在加速，僅昆蟲數目在短短三十年間已減少了四分之一。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有一份已滅絕動物列表，從消失於十七世紀的原牛開始共接近九百種，但相信這不過是冰山一角，因為被記錄在冊的物種須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在消失前得以被記錄歸檔；另一個是可以確鑿無疑地肯定，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已沒有存活的個體。因此實際滅絕動物的確切數量很難估算。英國學者卡麗·弗里斯在《克隆野生動物》一書中形容，當復活史前動物成真，屆時在滅絕動物復活園中，人們在觀賞動物的同時也會慶祝人類的聰明才智，其吸引力不僅在於觀賞牠們，也在於驚人復活牠們的能力。

一些科學家也提出復活滅絕動物存在生態合理性。比如復活猛獁象，有助於將西伯利亞和加拿大苔原的生物多樣性提高到數千年來未見的水準。今天，大部分苔原在冬季沒有結冰的時候，都被短草覆蓋，比一萬多年前猛獁象時代

的植物群要貧乏得多。當時，牠們和其他食草動物，如披毛犀、乳齒象等，以一系列統稱為禾本科植物的開花植物為食。當這些大型動物在苔原上踐踏並搶奪大量植被時，牠們在植物覆蓋物上留下了不規則的間隙，使不同的物種得以繁衍生息。牠們的蹄子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植物可以在其中發芽，牠們的尿液和糞便為種子發芽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保障。沒有猛獁象，這種的多樣性就消失了。當牠們回歸的那一天，史前風景也將重臨，包括當今人類從未見過的花朵和灌木叢。

正如硬幣有兩面，當看完從一九九三年的第一部到二〇二二年的第六部《侏羅紀公園》系列電影，很多人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將恐龍帶回現代世界可能並非一件好事。若有朝一日復活計劃依靠科技得以實現，下一步該何去何從？如果像瑪麗·雪萊在小說《科學怪人》中描寫的那樣，科學家意外製造出一個怪物，卻不敢承擔實驗失敗的嚴重後果，選擇逃之夭夭，任由怪物自生自滅，無疑是一場災難。

如同瑞典科學記者托里爾·科恩菲爾特在《物種復活》一書中所說，既然我們已經在探討重現滅絕物種的可能性、干預野生動物的生存環境，甚至人為創造新的生命形式，那麼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該如何合理運用這些知識，以及人類對自然的掌控又在什麼樣的範圍內比較合理？只有這些問題有了答案，才能知道復活已經滅絕的物種究竟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探秘印加



市井萬象

中新社

▲大型人像罐(左)和貓形斗篷吸引參觀者。

四川成都，「印加——秘魯安第斯文明特展」正在金沙遺址博物館舉行，展出秘魯考古人類學歷史學國家博物館、印加博物館等秘魯十四家博物館的一百六十八件(組)珍貴展品。